

懶洋洋  
〈你走後的三十六天〉

拾貳  
〈新兼職〉

周詩雅  
〈路過人間〉

蔡禮珊  
〈眾生相〉

柏舟  
〈畜生道〉

浸大文學創作



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



Hong Kong Literature  
Promotion Platform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

## 畜生道

柏舟

中國語言文學系四年級

有年小學暑假，母親請她正讀大學的堂妹回鄉時順便捎上我——因為外婆常常說我遇著饑荒一定餓死，因為母親常常不滿我不能把略多於成人的飯量吃得徹底。

總之我隨母親的堂妹——姨姨，回她家去渡過我整個暑假。由於買不到相鄰座位，我靠窗的位置旁坐了個抱著嬰兒的婦女，一路有比粟米更濃的粟米味氤氳鼻腔，相信那是來自嬰兒的尿布。巴士晃。婦女滿臉疲勞，不辨性別的孩子咿呀。

好歹附近山上溪水都是聲稱掬起能飲的澈淨，空氣最後還是要清新起來的。五婆婆循她女兒的叫喚前來應門，扶著鐵閘的兩側牆是剛剛好能把門立起的高度。只防盜，不防偷窺。

要迎遠客，他們慣常的做法是殺雞。這獨層的矮房後院圍了便利雞作息活動的圍欄，呼息間有雞尿味的怡爽。

殺雞有刎頸、拔毛、沖洗、烹煮等多重工序，不久從醫院脫了醫生袍回來的五公公換上背脊裂成一條條的白色襯衫也來幫忙，天未入黑便能吃了。

在陌生地方我謹記母親叮嚀吃掉每一粒飯，且飯桌右方是後院門，雞隻直看進來，我遂吃得很慢、很慢。直到五公公也吃畢站起，他順手拿起近他的一隻裝著雞骨的小碟，向雞群走去，倒在欄杆前。

我扭回頭急急扒飯，並企圖在寫作的此刻據邏輯虛構，其時必有聲音高亢嘹亮，雞聚集爭奪那塗著人類唾液、幾小時前還和牠們一起嘈嚷的同伴骨骸。畢竟雞無須念及人情。

觀、食同類之白骨，想來雞能更淡泊生死，更明白自己此生必須死於人類的口腹之欲。日後我可以告訴那些年長的人，雖然我沒有經歷過人吃人的慘況，但我見證過雞吞雞骨。

雞欄旁有無花果樹，果實的紫皮包著熟軟香甜的紅色核心。半月後，我已吃過一些。平常姨姨若顧不上管我唸英文，我就在雞的面前走來走去，如牠們般，背手看藍天多藍。可惜我的鄉愁不在此處，否則應該領略了自然的好。

或許正因我如此百無聊賴，於是遇見了你。有天早上我未醒來，就在我平日躑躅的那裡、我和兩個姨姨睡眠的房間窗外，傳來你活潑的聲音。

你的聲音活潑，我朦朧中猜測你還年輕、身體嬌小，正興奮地跑來跑去，引起雞群警惕。

然而到了晚上我才終於看見你。你被斬成深色的一塊一塊，盛在必須要雙手合力才能捧起的不鏽鋼大碗裡。不知為何，五婆婆還特意留起了你的尾巴。你的尾巴纖細，比一般人的手指稍長一點，啡至黑的顏色，混在肉裡非常突兀。

同桌的人開始合法地咀嚼你的肉，稱讚五婆婆把肉煮得真香，然後聊當天各自做的事、見的人。接着一個一個肚痛，去廁所，再互相告知：是狗肉問題。

我模仿鄉間起居的日子裡，偶爾聽說有蛇來訪。因是客，誰都不去殺牠。

## 眾生相

蔡禮珊

公關專修三年級

誰在說

「啲女邊睇得上我」

馬上多了三奶四奶五奶

「老細鬼咁乞人憎」

卻是斟茶遞水第一人

法拉利之後又換平治

結賬時方便「有事要走去」

誰在說

雖撐破數條皮帶「一定係廿三吋腰」

是雕刻大師引以為傲的，藝術品

足足有四層下巴

被肥肉擠得快要看不見的豆豉眼

「係照亮員工方向嘅明燈」

誰在說

總有人喜歡說反話

拍馬屁皆因工作能力不夠好

經理並不帥氣

他還會壓榨員——

誰在說

在旺角街頭看見大海

公司天台的垃圾堆綠草如茵

往下墜的過程中，發現

八號風球天色尤其蔚藍

大概是因為紅藍對比極大

機器人有骨有肉

胸前還有個大窟窿

眼神空洞卻不忘鞠躬

不發一言地擦拭鮮紅

時隔一星期，又

掛上新的招聘啟事

這次 是誰

還會說。

## 你走後的三十六天

懶洋洋

會計學三年級

坐上歸去來時的橙色雙層巴士  
沿路青馬懸索的倒影一道道向後劃破天空的界線

我曾在沖曬店取出你拍攝的舊菲林  
看著我們不在的二十年前二十年後

地圖上紅點往前向後迷失在這偌大空間  
置地廣場兜兜轉轉數十載始終不得始終

聚會的同行者不再為我沖洗茶杯  
滾燙的鐵觀音滲出一種難以言喻的苦澀

往日最愛的巧克力咖啡來到感覺加了水  
曾經以為屹立不倒的九龍城糕餅店剎那宣布結業

黑膠唱片機旋轉的是多少首讚人熱淚的經典  
熟悉的電話鈴聲卻迴盪著陌生的忙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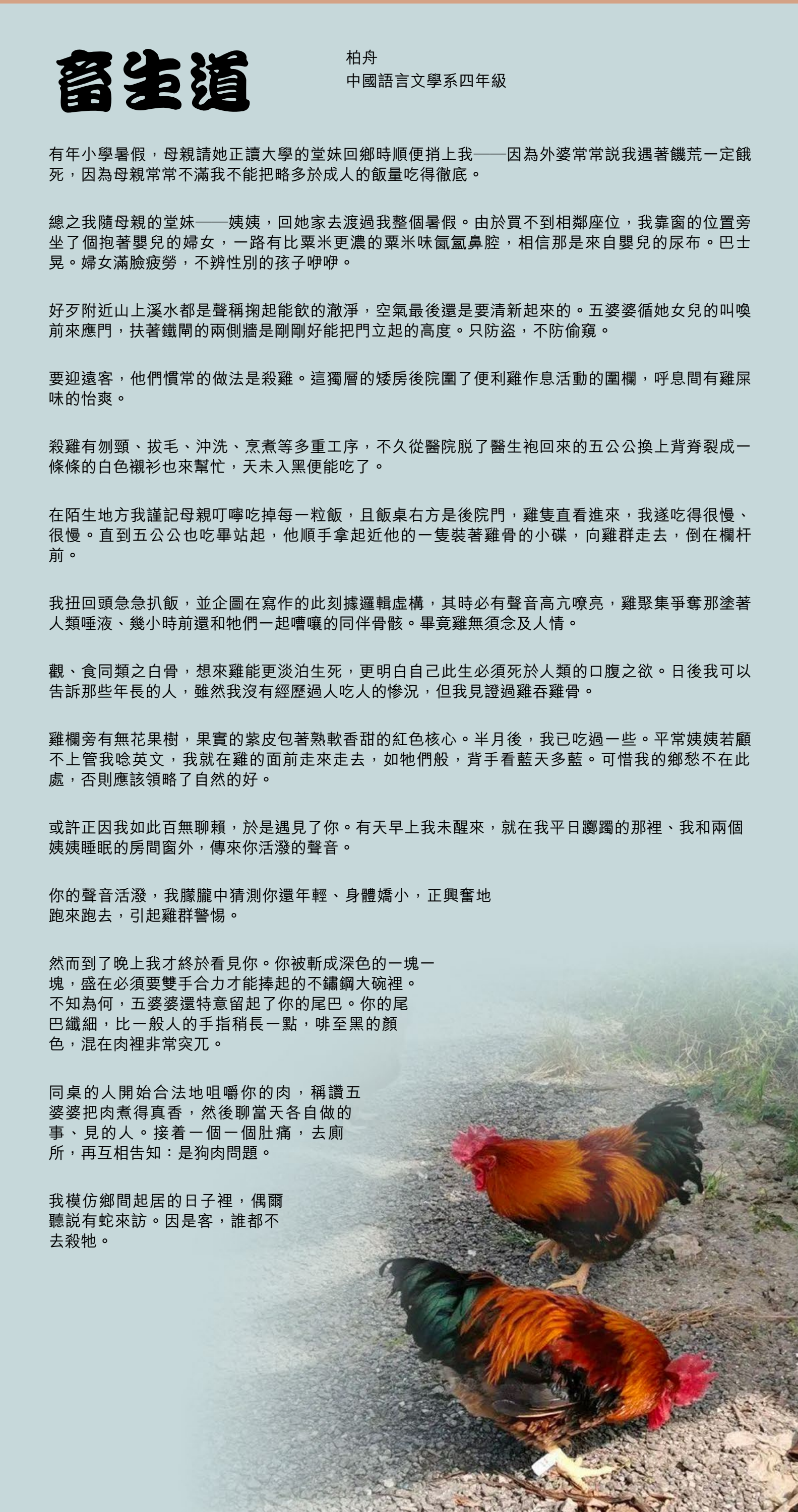
新的我新的你開始融入不同時分的春夏秋冬  
兩隻貓一隻一隻遺留在你的我的家

微笑的唇形泄露眼內藏不住的快樂  
悵然若失的接受從此烙下另一道變異的傷痕

冬季聖誕劇場第六個巡迴如期上演  
無明灰塵卻鋪滿東京鐵塔泛黃的便箋

蹣跚獨行到尖沙嘴碼頭的藍色海旁  
繁星點點的街頭演唱從未唱出那首我的最愛

銅鑼灣時代廣場的十字路口人潮湧動  
恍神不過須臾已被擦肩而過上萬次





# 路過人間

周詩雅  
中國語言文學系二年級

昨天，太陽從東方升起——

他眼裡看到的世界千奇百怪卻也萬變不離其宗，或許這稱作人間。

七點，如約而至，沒有喘息的空間，世界就要開始運轉，「嘟」地一聲紀錄了時間，也紀錄了來之不易的金錢。

「阿明，你先去打掃一下，看到沒有地下很髒，等有客人來再去收錢。」他看著地下那被視為「很髒」卻微乎其微的塵埃，再抬頭一望，顧指氣使的經理明明就站在那污跡的旁邊卻氣定神閒。搞什麼，只會站在那裡安排我去做，但下一秒他低下頭緩緩回應「喔，好。」

穿著校服的麻花辮和幫其背著小書包亦步亦趨的女傭走了進來。他立即揚起標準式的露齒微笑，機械地說著：「你好，歡迎光臨。」但他忘記了口罩下的微笑不會被人檢視，更無人所知。「要一份魚蛋同燒賣，唔該囉。」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令他怔愣了一下，隨即便被打斷了。「我不想吃這個，我想吃媽媽給我煎的漢堡扒。」「等會兒校巴就到了，明天再給你煎漢堡扒好不好。」「不要，我就要吃媽媽給我煎的！」傭人一把塞給她紙幣以試圖解決這一場戰爭：「但是已經買了，明天再說好不好？」「不要，我要回家！」天真的小朋友總以為回家就能看到媽媽的漢堡扒，殊不知「媽媽」近在眼前。

一個幾十條皺紋一癱一拐地踏上台階，纖細的指骨讓厚重的玻璃為其開路。他迫不及待地抵達「近期的世界」，手裡拿起那架子上的一份《明報》，一會兒唸唸有詞，一會兒搖搖頭，一會兒讚嘆世界的豐盛，一會兒感慨世界的荒蕪。若是再進來幾個同樣從社會大學出身的老朋友，免不了又是一場高談闊論。智慧的他們總愛給世界上課，不想落伍，卻只能透過薄薄的紙張和硬幣遠遠凝視著世界。

「好的好的，不是說明天才截止嗎。客人急著要啊，那行，我盡量趕在今天完成。老闆，這加班費有的吧？」一條領帶語氣急促、神色不安地走來走去，一手拿著瓶裝咖啡和三文治，一手拿著電話。許是電話裡的談判不如己意，他安靜地掛了電話，嘆氣聲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傳播得分外清晰。「能不能快點？這麼慢，也不知道是怎麼請你來工作的。」粗獷的聲音彷彿掩蓋了剛才沉重的嘆息，阿明詫異的看著凶神惡煞的他，不知道這人的面孔竟可以轉變的如此之快，剛湧起的那一股親切瞬間煙消雲散。生存，原來是一層又一層無止境的壓迫。

今天，太陽從東方升起——

他們走過，他們來了，他們也曾留下，可他們也會離開，或許這便是人間的規則。

「阿明，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十點再下班，麗姐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骨折了，你可能要暫時幫她頂一下班。」「好。」「哎呦，別說麗姐了，上次做那個優惠活動，我也是把手給撞傷了，現在動一動也是痛得不行。」「那有去看一看嗎？」「哪有那個時間啊，更何況何必花這些冤枉錢，行了，不說了，今天又有主任過來檢查，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他一下又一下地擦拭著那早已一塵不染的透明玻璃，挑剔的經理又在耳邊唸經，指導他還有哪裡有灰塵，像一隻擾人的蒼蠅。玻璃窗裡和玻璃窗外，他進入了獨自的異度空間，他自由自在地穿梭著這個世界，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救世主，苦心經營著這間提供高檔服務的便利店，只要客人們願意留下些東西，他能提供他的一切。第一位顧客匆匆地走過來拍八達通增值，錢，夠了。第二位顧客，詢問最新的一款雜誌，美貌，夠了。第三位顧客，蹦蹦跳跳地要一杯思樂冰，純真，夠了。第四位顧客，點一份優惠券，一句謝謝，夠了。他好像找到了這份工作的樂趣，也沉入其中。

一架又一架的士停置在透明外，等待著四處奔波，絕大多數，它們像是一潭死水，偶爾才會冒出幾隻魚攪動著這潭死水。不像他的便利店，來來往往總是充滿了朝氣，儘管有時候他也羨慕司機們的寧靜和舒適，可更害怕那巨額的養車費，也許車開不了幾次，便把人給養死了。這麼想想，他滿足於這份工作，司機還要到處遊蕩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不需要走動便能看清楚世界的移動。有時看到潮流的走向，有時看到了科技的力量，有時看到了人情世故的變遷，有時……有時……

最讓他深刻的是那個常年徘徊在這裡的一個老婦人，她被生活壓彎了腰，卻仍然抬頭直視東邊的日出。她來了，拖著一個大推車，載滿了五顏六色的瓶瓶罐罐，拿走了我們放在橋下的一堆堆紙箱。她走得緩慢卻又沉穩，穿著殘舊卻異常乾淨的衣服，走向了目光不能所及的地方。沒有人在意，也沒有人幫忙，大家都匆匆地路過，匆匆得看不清模樣。

「阿明，今天辛苦你啦，請你喝杯飲料。」冰冷的溫度被掌心的熱氣揮發，暖意縈繞。

「明天見哦。」聲音帶來了夜幕，兩三顆星星在天上眨著眼睛。

明天，太陽還會從東方升起嗎？

哦，照耀下——

原來，我們都路過了人間。



# 新兼職

拾貳  
人文及創作系二年級

七十五呎的空間，貼著防曬窗貼的落地玻璃，一張約長八十厘米，寬五十厘米的木色折疊桌，兩張純白折疊凳，正在跳動的計時器，我和她。

桌面散落著幾枝未能及時收進盒中的木顏色筆和兩張剛做完的練習，練習上壓著的數條電線互相纏繞，充電器接通電腦，電腦又插著多端口轉換器，再而連接有線頭戴式耳機和遊戲感應器。

「叮、叮、叮」的拍子規律地從她戴著的耳機裡傳出，聲音卻變得很虛，每一下都拉走我一絲思緒。但緊隨她的小手跟著拍出的節奏，又將我召喚了回來，電腦畫面不斷改變的紅黃綠顯示著她是否能跟上節拍。

這些僅存的聲音反反覆覆，我偷偷打了一個哈欠，在不影響她做訓練的情況下抽出練習，瞄了一眼便將她畫不直的線和配對錯誤的圖形圈起來，欣慰的是整體正確多於錯處。

「很厲害呀，我們保持專注，將誤差全部縮至綠色區域。」這話脫口而出，臉上被遮掩的笑容配上與小朋友對話時的高八度語調，似乎就是我對待每個孩子的公式。

自從換了這份外人都讚好的新兼職，我時常穿梭停留於不同小房間，一對一地陪伴和指導患有過度活躍、讀寫障礙、專注力不足，或自閉症譜系障礙等各種問題的孩子。看著他們做完系統化的電腦訓練，偶爾帶領他們做紙上練習，休息途中就聊聊天或播放短片給他們，千篇一律。從踏入小房間那刻起，形影不離地與他們在同一空間度過兩小時。

計時器一分一秒地上升至約九十分鐘，專家才推開那道從開始就緊閉的房門，快速進入正題地向我詢問進度，以及對她進行最終評估。

「今天有沒有全程專心呀？會不會突然看向窗外的風景和小鳥？讓我們先來看看你的數據如何。」

「外面又沒有什麼可看，但博士你可不可以不要和我媽媽說我只拿到了八十三分？她一定會說我的！」

女孩的回答令我手中的動作一頓，繼而抬手看一眼手機顯示天氣廿八度，窗外白雲群集，卻只見灰濛濛一片。落地玻璃所映事物是對面一座外牆正在翻修的商業大廈，應有的好奇心也被那邊的防偷窺窗隔絕。海只能像一幅長方形掛畫，豎立於兩棟高樓之間。八歲的她在一一次次訓練中陷於數字，卻沒能察覺自己真正的進步。而我協助訓練孩子們的同時，似乎有一些東西正在無聲消耗。

這份工作的確有意思，讓我看見不同家庭故事。個案包括有父母皆是教授，但卻教不了天生患有讀寫障礙的兒子。有單親父親帶著患有重度自閉症的雙胞胎前來尋求協助，希望兄弟二人能學會社交，甚至只為一聲「爸爸」。亦有無視孩子天性，覺得孩子不聽話全因專注力不足而送來訓練和購買腦力補充劑的專制母親。

但是，我卻開始考慮辭職。



近年喜歡同時間讀多於一本書（即使內容非比尋常、出神入化），半年、一年後歸納一下，總是文學書、非文學書各佔一半。那些非文學書我不敢稱之為閒書，獲得的知識也不算是雜學，皆因驅使下一輪創作的往往是文學以外的資訊。因此我翻過涉及文物保育政策、香港鐵路發展史、客家話常用詞、本地山野遠足、滅絕動物的報告、相冊、字典、指南、圖鑑等等。

容我分享最近讀到關於長鼻目的進化史：磷灰獸可說是最原始的象，五千八百萬年前棲息於北非的水邊，外貌和習性似小型河馬。磷灰獸、始祖象等水陸兩棲的象後來遷入平原，體形漸大，腳更粗壯，鼻子拉長。象的門牙（是門牙！不是犬齒）發達起來，而一千五百萬年前鐮齒象科成為異類：鐮齒象的下頷特別長，樣子相當恐怖。五百萬年前的寒冷時期，猛獁（象）的族群壯大，最後卻被氣候淘汰，被人類過度獵殺。非洲象是現今陸上體形最龐大的動物，母象和小象組成象群，公象多數獨行。

作家、創作人的閱讀必須廣泛，有些知識來自命中註定，有些卻要自行物色。個人經驗是：不知道甚麼資訊有助寫作，就盡量廣納知識，讓儲存的資料兀自發酵，準備趁上未知的時機。工作經驗可說是今期《支流》作品的支柱，《新兼職》以第一身反思教育的真義，《路過人間》的店員阿明以定點方式觀看人間，《眾生相》寫一間前景堪憂的公司。〈畜生道〉包含不少「極速」的小節，譬如在醫院救人性命的五公公回家就落手宰雞；興奮地跑來跑去的幼犬即晚變成一盤肉——朝夕雖短，卻有更戲劇性的瞬間。〈你走後的三十六天〉以兩行詩展示十一個片段，讀後感受到一陣涼。

說回現存的長鼻目，除了吞吃岩石，非洲象也以象鼻（實是象的鼻與上唇）挖掘硝塘（含礦物質的水窪）攝取鹽份。象群把濕潤的淺灘挖出一個個凹坑，這時候不同象群無分彼此，趁硝塘未被烈日曬乾吸取維生的養份。有科學家稱這個壯觀時刻為野生象的象村，象村是非洲大陸長鼻目後裔的交際場合，母象以人類不通曉的語言談及叢林和草原的變化。

象村之於象群，能否像閱讀之於人類——分享情感、交換信息，將經驗傳遞開去。硝塘中的鹽，相信大家早已聽過，是創作價值其中一個比喻。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編者的話

麥樹堅